

angel



花季·雨季校园系列

Without

without

wings

放飞 2



没有翅膀的

杨哲 著

天使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翅膀的天使/杨哲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1. 3

(花季雨季校园系列)

ISBN 7-80654-413-5

I. 没... II. 杨...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213 号

花季·雨季 系列总策划 旷昕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周海彦 周鸣琦 封面设计:张幼农

责任技编:陈 炯 责任校对:王 暖

深圳市建融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8

字数:100 千 印数:1-8000 册

定价:13.8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天使从不乞求爱情，天使靠武力征服爱情，丘比特就是个例子。他老人家每天背着一筐筷子走出天堂（箭太贵了），去人类居住的地方，瞧谁不顺眼，就给谁一筷子。

被射中的人开始还挺美的，觉得自己血液流动加快，心跳加速，手心直冒冷汗，张口闭口“我已经在恋爱中了”。实际上这种被射中的反应和被蚊子咬后起疱觉得痒痒没什么区别。这只是为了掩盖被筷子刺穿的伤口的疼痛，类似于一种由于神经障碍而引起的麻木。但，终有一天，这种外表的敷衍的感官麻木会渐渐淡化、消失，剩下的只有伤口的痛。不过现代人应该感到庆幸，想当年老丘用箭胡乱射的时候伤口更深，流血更多，现在由于经济原因改用筷子后，伤害便不那么大了。由于伤的不深，麻木感也不那么强，所以人们发明了“速食爱情”。速食爱情就是把爱情比作一袋方便面，放进碗里，倒入开水，等三分钟，然后动筷子开吃。由于是面条所以不用考虑你的牙齿是否承受的了；又由于其低脂肪，低蛋白，几乎没有什么营养，所以你也不必担心长胖。吃完之后最为放心的就

是它决对不会让你的钱包难堪。如此众多好处自然使得其受到广大新新人类的偏爱。

很明显的是人不能一辈子吃方便面，吃多了会腻。

据我统计，人们一生中的第一次爱情往往更像吃一顿牛排。为了面子还必须去大饭店吃，边坐在红木椅子上边算计呆会儿给那端盘子的多少小费既可以过得去又不能太丢脸。在吃第一口牛排之前你先学一遍哪只手拿刀，哪只手拿叉以及是把餐巾铺在大腿上还是系在脖子上等等，受完一遍洋罪后你看到了垂涎已久的牛肉，然后你拿起刀子朝那牛排就扎了过去，很抱歉，这时候就要看你的运气了，这块牛肉要是太老了或是根本还没熟呢，你就得费点劲。切下来一块，放进嘴里，无论好吃与否挤眉弄眼也得证明你决定来这里吃一顿牛排烛光晚餐是正确的。最后是付账，没一个中文字的账单上的数字你还是认得出来的，注意，那上边的数字是美元。你抓抓后脑勺琢磨半天怎么这数字后边多了个零啊。刚想叫服务员过来，一看刚才那衣着大胆的性感金发女郎已经换成了个

虎背熊腰面目丑恶的大男人了。于是乎不得不钱包都扔那儿了，没准还压手印签下个洗盘子一个月的卖身契。哎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现在害得连下个月的饭费都赔进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古人总结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和“卷帘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些千古情愁，都是饿的。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首先是虚伪，只为填饱肚子吃什么都行，干嘛非跟牛排较劲呢；第二是没做好市场调查，没多看报纸，听听过来人的感受，一见着美女就冲锋陷阵，不留退路，这说明爱情是盲目的；再其次就是你是个胆小鬼，该上的时候没上，应该坚持消费者合法权益，给3·15台打举报电话，大不了告上公堂，但你胆小，害怕会失去更多，所以有些事情你没做。其实如果你做了，这结局就不是这样子了，但你却逃避，你也许在想反正这是我的第一次，被人坑了就坑了吧，下次长教训，但往往就这一次，就能让你再也抬不起头。

我是杨哲，这部书的作者。如果你们读过我的上一部书应该知道我有在书中出现

的习惯。这回我把自己安在最前面。声明，这不是一部喜剧。我也从来不写喜剧。这是一本爱情小说，是属于那种和手绢搭配着卖的爱情小说。和其他的小说不同之处是这部书的主角平均 17.5 岁，好像有点教唆年轻人谈恋爱的倾向。没有什么不健康的東西，可以放心购买。我一边要背上“千古情种”的绰号，一边又找不到女朋友，下面在此刊登征婚启事：（编辑此处删去三千字）要求很简单，要大眼睛，黑色的头发，温柔可爱，肤色不限，重要的是要有一对翅膀……

曾经有一个天使，为了爱情来到人间，他的同伴问他是否回去当一名天使，他说，他不再需要那对翅膀了，于是，他拥有了人类的眼泪。

每个人都曾经是一个天使

——杨哲

杨哲骗了你们，因为天使没有翅膀。

我走在一条繁华的大街上，这条街我熟

悉。我差不多能记下街上每一个商店的门脸和哪里有公用电话亭。这条街上有四个音像店。其中有一家卖的百分之百是盗版，很奇怪它为什么还能照常营业。那家店铺的橱窗上挂着日本彩虹乐队的宣传画，我喜欢彩虹乐队的音乐，我喜欢那种歇斯底里的呐喊，至少能感觉真实。他们给你很多遐想，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仿佛置身于一间四面都是白墙的屋子里。在你转头的时候你看到背后站着一个人。那是个瘦高的脸色苍白的裹在一件黑色呢子料大衣里的男人。在他蓬乱的头发的缝隙间你能寻找到那黯淡的眼神。他问了你一个问题：你相信自己存在吗？

你应该思考这个问题。你是否真的，存在过。

我推开咖啡屋的门。那是个我熟悉的小店。门口有一个小铃铛，谁推开门那个铃铛都会响。那是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搭配布置得很温馨的小店。这个小店只有两个服务员。它并不豪华，是的，因为那并不重要。

我穿过狭窄的黑暗的楼梯，木质的地板在皮鞋踏到的时候发出声音，这种声音紧紧

地追着你，缠绕着你。二楼的拐角处有一盏发绿的灯。

我朝一张坐着三个人的桌子走去。我知道他们在等我。我脱掉外边的大衣，在解下围脖的时候我看了眼窗外，因为我的大衣有些湿了，我似乎隐隐约约看见窗外飘着雪。

我把大衣叠好，放在他们留给我的座位上，那个座位靠近窗户，落地的大玻璃窗。由于屋里比外边暖和得多，窗户上结满了冰碴。

还是徐得利热情地打招呼。他永远都是开朗的，至少看上去是这样。某人总称我为世上最伟大的杰出的蛋白质（笨蛋，白痴，神经质），但我只承认我不是很敏感，我觉得应该用纯真这个词。我在看人的时候快乐就是快乐，就这么简单，又何必去挖掘挑明那快乐背后隐藏的东西。

其实用纯真来形容一个 17 岁的男孩有些不合适。

任童朝我笑笑，她两只手捂着咖啡杯外侧。她依旧梳着那种整齐的短发，发丝微微发黄。给人一种木质的感觉，衬托着她的白

色的面孔。她的右手中指戴着一个不显眼的银色戒指。那只手指轻轻弹着陶瓷的杯子，杯子中的咖啡，荡漾。

她坐在徐得利旁边。

而我，他们选择给我的位置，在孟庭的旁边。

我知道他们会这样做，我只是想验证一下这种预感，所以我迟到了十分钟。

我在坐到我的座位之前，从孟庭的座位后边擦着挤过去。我用手轻轻地扶了下座位的椅背，皮肤触到孟庭的纯黑的亮丽的散到肩膀的头发。她的发丝柔软，微微掩住她的美丽的美丽。

她没有任何反应，或许是由于不需要，或许由于冷的麻木。

在我坐到我的座位上后我闻到一种淡雅的香气。这种味道我熟悉。来源于她。我觉得这种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并不牵强的冷冷的香气一直笼罩在我的周围。我可以把它比喻成深渊或是陷阱，我清楚谁是我领进这泥潭的人，我也清楚我是甘愿被俘虏的。

侍者拿过来一杯小麦咖啡。

他们用银色的盘子，盘子上托着一小瓶咖啡，顺便他们会放一小碟饼干和冰糖，放在烟灰罐旁边。

孟庭依旧没有任何动作，直到发觉我的目光才象征性地转过头来笑着说了一声：你好。

没有必要看清她眼中闪亮的东西。

“你早就来了？”我问孟庭。

她目视前方，看徐得利。徐得利又转头朝着我，笑的时候特意露出门牙。她把目光收回，然后对我说：“我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天使会遵守每一个誓言，因为他从不给人任何誓言。

昨天是孟庭的生日。这是我们来开这次 Party 的理由，或许开 Party 并不需要什么理由。大家在一起，传闲话，讲荤笑话，喝酒，吃昂贵的冰淇淋，男生掏腰包。我很喜欢开 Party。

我喜欢交流，说话，倾诉，但此时却有什

么堵着我。我重又体会到那种沉默的悲哀。我看着徐得利在和任童兴致勃勃地聊着些感兴趣的话题。孟庭在一旁认真地听着，而我只是个缄默者。我现在找不到什么幽默的笑料，我以前不是这样，我一直都是一个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人，至少在我看来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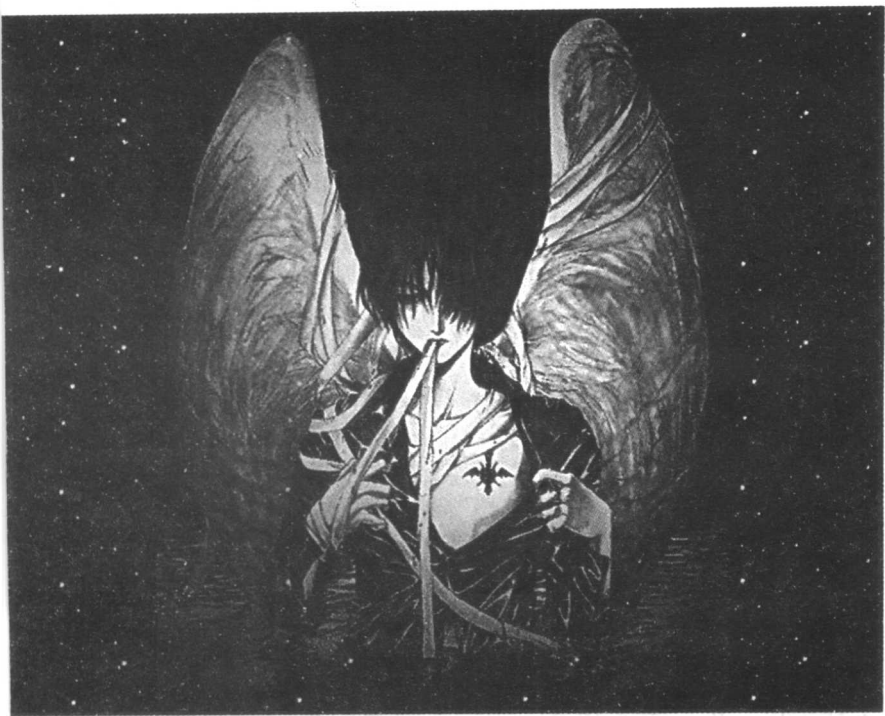
我，一直都在梦想和别人聊天，现在聊了半年了，似乎话题都已经枯竭了。

我没有想骗你们。

我是个天使。

这是为什么我知道天使没有翅膀的原因。

我本想迟些再告诉你们，但是我觉得早晚都一样。你们不会相信。实际上有多少个人就会有多个天使。当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同时就会出生一名天使。这个天使和这个人长得完全一样。他们共同长大，共同衰老，包括死亡。天使的一生就是守着这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记住他的所做所为。还记得我说过天使没有翅膀的话吗？天使的确没有翅膀，我们的身体由气体组成，所以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只要那里不是真空的。我们不需



要翅膀。平常的天使人们无法靠感官感觉到，你们现在能看见我是因为我控制着一具人类的躯体，没那么可怕。这具身体是他原来的主人苏铁借给我的，他正好打算放松一下，所以把身体借我使使，这和鬼缠身是同一个原理，不同的性质。

算了,我讲你也不会明白。

你们可以把现在的我当作一个人看,确实我现在和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徐得利,孟庭他们也不知道我是个天使。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这不是诚实和不诚实的问题,有时候你不能说实话,因为我害怕会失去他们。

我当过 17 年的天使,天使没有朋友,没有人类的朋友,也没有天使的朋友。17 年我没有和别人说过话,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看着人们的一举一动,却 17 年没有说过一次话。我一直是个旁观者,我害怕我会再次成为旁观者。

孟庭把菜单递给我,“该你点了。”

“你要了什么?”

“一份牛排套餐。”

“你吃得了吗?你什么时候能吃这么多了。”

她转向徐得利,“徐得利能吃。”

“我不吃牛排。”徐得利边低头往自己的咖啡里夹糖边说。

“那任童呢?”

“我自己可能还吃不了呢。”任童耸耸肩。

孟庭瞪着我，“我可以不要牛排。”

“我要，别划了。”我说，然后把菜单还给她。

“那好吧，我来一份双拼。”

“你吃得了一份双拼吗？事先声明，吃不了有苏铁。”徐得利油腔滑调地说。

“吃不了我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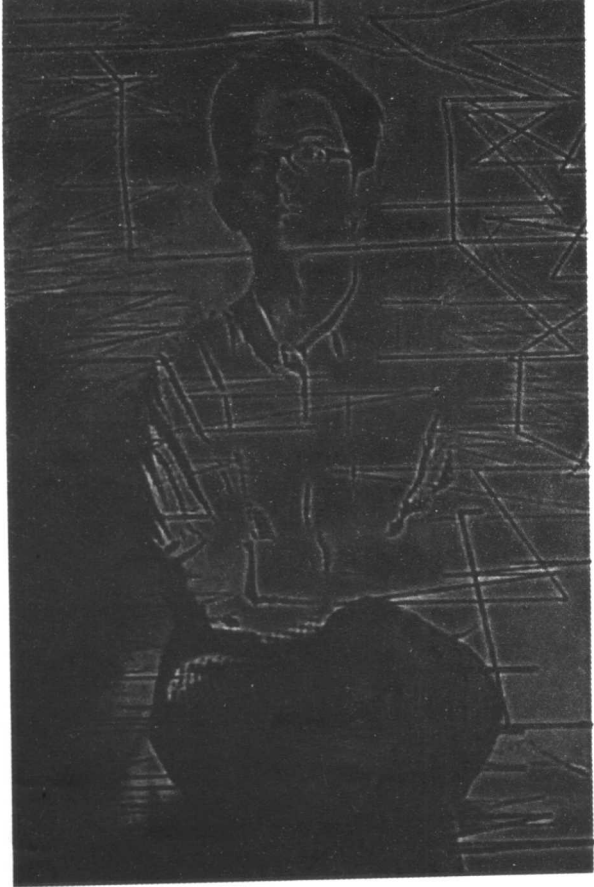
他们管我叫苏铁，这是我的身体的原来的主人的名字。

我第一次看见孟庭是在苏铁的一次演出上。

那是学校文艺节的汇报演出，也是他的第一次演出，学校在电影院租用了场地。

他习惯沉默，长久以来他给人的印象就是冷漠。

我看见他的时候他静静地倚靠在后台的墙上，看着台下的人。或许他没看台下的人，而是专注于台下的黑暗，他很长时间维



持着一个姿势。台下的人鼓掌，站起来鼓掌，坐下去鼓掌，台上的人深深地鞠了个躬，走向后台，从苏铁身边擦肩过去。苏铁依旧面无表情。台上的灯黑了后，徐得利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知道接着做什么，把鼓搬到台上，然后把电吉他递给身边的人，最后是打



开挂在腰上的无线麦克风的开关。他把接在耳脉上的话筒往嘴旁边靠近一些。他望台下，由于头顶上顶着个聚光灯，他不停地出汗。一切都是黑暗，他等待音乐的响起，他背后——他们，是几个对音乐疯狂的人。他说不上是否感到庆幸，他遇见了他们，并且组成了一支乐队。他们都热爱音乐，甚至超过爱自己，他们喜欢用全身的肢体语言，晃头，摆动腰或是其他任何可以想象的动作来映衬他们的音乐，他们的苍白的辞典里写满疯狂，他们谈起那些吸毒而死的摇滚歌手的名字就好像在聊他们隔壁邻居的小孩。我说的是他们，不包括他，他从来不参与任何谈话，尽管他在唱歌的时候看起来也是疯狂的，但是他从来不去为音乐下什么定义。你可以否定他是否有思想，你看着他，他的眼睛，他的眸子棕褐色，透明的，清纯的棕褐色，似乎没有一点污染的痕迹，使你对这个世界的纯洁而感到惊讶，纯真的像是无云的天空，用蓝色伪装的天空。

他等待音乐的开始，现在他摆好了第一个动作，他的双臂伸开，微微扬起下巴，好像

站在船头，享受海风拂面的一种舒适。音乐开始了，海浪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然后便是有人在海岸上狂跑。对，有一个人在跑，那是一个犯人，他手上拿着刚才杀了一个士兵而夺来的一把剑，脚上还戴着断了的脚镣。他的衣服褴褛，露出鲜血淋漓的肌肤，他边跑边回头，那些追他的士兵骑着马，他们是一群人，他们是一群人马，追赶着，那个逃跑的犯人越来越绝望，于是他放弃跑下去的念头，他停住脚步，注视着海，大海，海平面，海上的海鸥。那些身穿铠甲的士兵已经掏出剑来了。那个犯人向大海最后笑了一下，他笑。他们过来了……血染红海水。

我一直在试图寻找对这种舞蹈的修饰。它是疯狂的，没有规律，没有重复，没有象征。他的手做的每一个动作似乎只是在空气中自由地穿梭，纸叠的翅膀，他像是在用双手遮住全身，在一秒钟内他连续做了几个动作，手在肩，腰，胸都停顿了下，然后一根手指直突突地伸向正上方，天花板，上帝住的地方。在短暂的时间里，他发疯了似的做着无数的姿势，汗从他的眼睛里流出来，我